

叢書集成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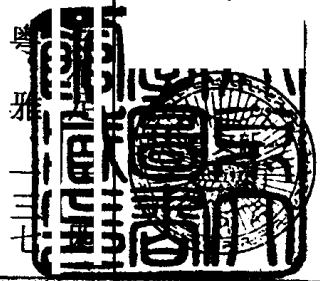
一二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七冊目錄

史地類

宋別史	宋王 偁撰	學海	一
西夏事略一卷	宋王 偁撰	學海	一
宋稗史	宋王 偁撰	學海	一
默記一卷	宋王 偁撰	知不足	三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附提要	宋王 曾撰	百川	一七
錢氏私誌一卷附提要佚文	宋 錢世昭撰	歷代	二〇
龍川略志十卷	宋 蘇 轍著	百川	二三
龍川別志二卷	宋 蘇 轍撰	稗海	三六
南渡錄大略一卷	宋 撰人不詳	學海	四三
梁谿漫志十卷附附錄	宋 費 衰著	知不足	四四
靖康朝野僉言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七八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學津	七九
建炎復辟記一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學津	八二
建炎筆錄三卷	宋 趙鼎撰	函海	八九
辯誣筆錄一卷附提要	宋 趙鼎撰	函海	九七
經筵玉音問答一卷	宋 胡銓撰	知不足	一〇二
萍洲可談三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朱 或撰	守山	一〇四
甲申雜錄一卷	宋 王 鞏著	知不足	一一八
聞見近錄一卷	宋 王 鞏著	知不足	一二二
隨手雜錄一卷	宋 王 鞏著	知不足	一三〇
清虛雜著補闕一卷	宋 王從謹補錄	藝海	一五六
咸淳遺事二卷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八
三朝野史一卷附提要、辨證	宋 撰人不詳	函海	一六四
補正	宋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一
宋稗史—戲亂	宋 滕甫纂	藝海	一五六
征南錄一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宋 滕甫纂	藝海	一五六
青溪寇軌一卷附提要、辨證	宋 方 勺著	說海	一五八
青溪弄兵錄一卷	宋 王彌大撰	函海	一六四
宋稗史—外患	宋 王彌大撰	函海	一六四
北狩見聞錄一卷	宋 曹勳編次	學海	一六六
北狩行錄一卷	宋 蔡 條撰	學海	一六九
靖康傳信錄三卷	宋 李 綱撰	海山	一七二
靖康紀聞一卷附拾遺	宋 丁特起編集	學海	一八一
采石瓜洲斃亮記一卷	宋 蹇 駒撰	奇晉	一九六
襄陽守城錄一卷	宋 趙萬年編	粵雅	二〇一
辛巳泣斬錄一卷附提要	宋 趙與峯編	指海	二〇九
中興禦侮錄二卷	宋 撰人不詳	粵雅	二一九
宋史考	宋 撰人不詳	粵雅	二一九
舊聞證誤四卷	宋 李心傳撰	函海	二二八



遼別史

遼志一卷

宋 葉隆禮撰

遼史 二四二

遼史補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附紀年表

清 厲鶚撰

史學 二四六

遼史拾遺補五卷

清 楊復吉輯

史學 三七一

金別史

大金國志四十卷附辨證、補正

宋 宇文懋昭撰

汗 筠 四〇七

金稗史

松漠記聞一卷續一卷附提要

宋 洪皓纂

學 津 四六九

、補遺

南遷錄一卷

宋 張師顏錄

學 海 四七八

大金弔伐錄四卷附提要

金 撰人不詳

守 山 四九〇

汝南遺事四卷附提要

元 王鶚撰

指 海 五二四

金史考

金源劄記二卷

清 施國祁學

仰 視 五三八

元紀事本末

保越錄一卷

元 徐勉之著

十 萬 五五八

元別史

蒙韃備錄一卷

宋 孟珙撰

說 海 五六四

元朝秘史十五卷附提要

清 李文田注

漸 西 五六七

元稗史

校正元親征錄一卷附提要

清 何秋濤校正

漸 西 六五七

平宋錄三卷附提要

元 劉敏中撰

守 山 六九三

西使記一卷附提要

元 劉郁撰

學 海 七〇二

庚申外史一卷

明 權衡編

學 津 七〇四

元稗史一邊略

招捕總錄一卷

元 撰人不詳

守 山 七一五

元朝征緬錄一卷

元 撰人不詳

守 山 七二二

2246/04



西夏事略

王稱撰

西夏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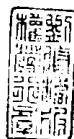
宋王稱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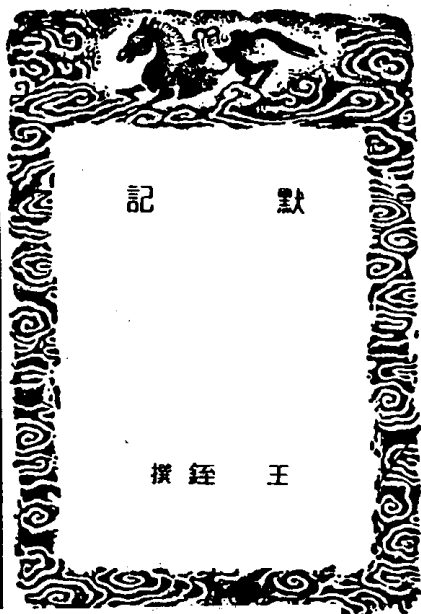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忠義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綬，有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為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為親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與戰，馬太祖命王工孫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其屬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欽立，即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逾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綬有靜五州之地，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太宗遣使詣夏州，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爲寇，奔入蕃族地，斥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斥，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爲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即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

心復爲寇，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奉表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又以其弟繼忠爲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甯，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太宗曰：朕不事敗遊也，還之，保忠爲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屢境，保忠反，爲保吉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將，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爲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州所，明且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有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下詔：夏州居民並遷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太宗遣內侍齎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來獻，來貢，太宗遣使齎詔諭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爲鄜州團練使，初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士，素無井泉，陝右之民，其苦其役，文寶建議：禁烏白池，背鹽以因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遣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太宗崩，繼遷乃遣使修貢，求領藩任，其宗計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爲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爲六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率衆入西涼府，潘羅支僞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遣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視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真宗嘉之，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敗，繼遷德明果遷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兇惡，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景德元年，寇環慶，掠居民下，詔約束之，是歲僞改年爲開運，更曰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西涼，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西涼阻其後，舉兵攻蘭州，又攻元日大慶，賀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即位，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書納款，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執李士彬，攻安遠，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歷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來通和，范仲淹爲書以禍福諭之，曰：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發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

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遠先君之誓書。不避本朝。竝建大位。緊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將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與天子作僭。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於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為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朝廷。朝廷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又於本國言語為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之國。財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請於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慢辭如故。龐籍言諸路皆傳元昊為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既多憂虞。必為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榮方總盤夏之兵。儼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種世衡亦遣王嵩以策及畫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符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來。旺榮與弟旺令。莫名境臥譽。許三人列名為誓。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明年遣其臣賀從。勸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元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盤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盤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册為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博易用牛羊馬駝。駝。禁青鹽。生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修貢職為常。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契丹宗真使人追索。盤霄留不遣。宗真遂親將至境上。各据一山。嚴兵相待。盤霄奉厄酒為壽。大合樂。仍折箭為誓。及罷。契丹却盤霄。盤霄登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真領數騎東走。縱其去。盤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蓋更先世所為居室衣冠文字。而國中數有叛者。盤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盤霄凡七妻。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畔迷氏。五曰野利氏。野

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審實哥。貌類盤霄。以為太子。盤霄復納沒咻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盤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盤霄憐之。下令國中。為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為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咻氏。初欲納為審實哥妻。盤霄見其嫩而自取之。號新皇后。審實哥憤而殺盤霄。不死。剔其鼻而去。匿黃廬。為訛廬所殺。訛廬沒藏氏之兄也。盤霄遂因創制。死年四十六。方沒藏氏出為尼也。既娠而盤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審實哥。訛廬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為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為太后。於是政在沒藏矣。





默記

類人 王 銓 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瞻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湖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開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監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

默記

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為與己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己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

默記

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湖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繼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眾浮西湖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並行三軍跨馬浮西湖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環甲與太祖

默記

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躪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一敵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瞻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槍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眾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

稱太祖之神武遂不食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僅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殷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

二知不足齋叢書

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威錫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為上介辟為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故所以世宗繼四年開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嘆感且倉皇歎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

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遙遞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

默記

之盛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為先子言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 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拍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

錄云名惟吉 每供三

默記

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風者乃其後也風為文官子孫亦然風有才為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

默記

五知不足齋叢書

頃聞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奪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脫然後軍與前軍合又敵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默記

六知不足齋叢書

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為之爾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天晏元獻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即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為妖鬼所憑為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開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歷天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為嗣即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奉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塔也富公為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官師罷相其父祚為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者後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耆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富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耆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真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

默記

七知不足齋叢書

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矣祚喜同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兒應切記之是年且其教我喫冷湯水

默記

八知不足齋叢書

太宗長子趙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臣為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立王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宋史作謙溥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為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關捩金注子同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捩耳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即覺體中昏憤不知人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憫命王繼恩及御史武元穎鞠治一作武克穎案宋史不載武名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即以冬至日樽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為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云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之墳墓而已案宋史作張氏父母家墓以張氏曾有招魂葬父母事也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某事一玉燭體因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為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頷骨左右皆玉也環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為僚屬言唐小說唐元宗為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擄鐵棍擊其腦元宗卧未起中其腦皆作聲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於汝手

默記

九知不足齋叢書

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元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雖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元宗之觸機骨也因潛命瘞於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世宗繼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衛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發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卻立尊然上御袍襟領磨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

默記

如此又開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怒賴校施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廂虞侯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繫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侯宜其死矣

呂申公為相有長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祿子孫為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臯宗慈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

默記

字在宗慈之上圖多但宗慈父延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為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為盛事迥必重傷誠足以悖聖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迴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畢還家而迴老病臥於牀上注目以待宗慈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宗慈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慈曰甚得意也迴大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臥於牀因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慈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指紳絲之采綬云自唐以來惟

默記

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至是有見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而鄧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後宜哉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為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慎車至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

默記

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言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閑默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為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為言言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會既活輔臣之列而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慈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云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嫌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為卒之苦爾自後謂數勉之謂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

默記

上知不足為嫌

默記

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差無備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謂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於閣門沂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爾身踰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私且言丁謂陰謀誣謫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粉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公候於閣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於閣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責而己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所哀於馮拯錢惟演及會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廡草制罷之不復言麻太后從之責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皇屋州向使謂防閑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默記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以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黏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默記

秋野善用兵多智數為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僞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去者便請於此處自言

默記

若大軍一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劍耳於是三軍之士皆感泣自勵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頗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賊在外邑丁盡募鄉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爾問策勸察其誠為青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貪食暴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機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油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果穴至廣州哉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

默記

內知不足為慮

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而敗陳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一廣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具糗糧請青曰某等隨軍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之數及要若干預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答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日隨軍轉運須著隨軍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捷此善為將帥者也

高道裕之為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既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聚此行軍糧多少月日道裕撫慰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應略對道裕呼書更取紙自書一月軍糧狀道裕判押照會訖題罷其後靈州城下軍遺之食死亡幾半朝廷罪道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二漕使出道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道裕深責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一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可以見成敗矣

默記

主知不足為慮

默記

滕元發言杜郵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歎曰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命左右秉燭手展書卷起而觀之見眼有黑光四射紙上元發默然曰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忽見介甫展書燭下黑光亦四射紙上因為刺公說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數曰子勿相戲安不豈願作宰相哉十年之開果如元發之言

董士廉關中豪俠之士佐劉渥同種築永洛城尹師魯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滑希範意以提擢與械送獄將按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言於朝檻車捕送

默記

主知不足為慮

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董意氣之交也縣當發人護送而監者兵仗嚴密如護叛逆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送者於路因呼士廉行第應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廳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檻車中見青大呼曰狄青你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礙著你你今日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之大驚不敢誅其青起於卒伍而貴常有嫌疑之謫心惡

默記

主知不足為慮

聞此語因破檻車械送獄既在有司士廉得以為計矣其後反訟師魯賊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將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十餘人搜出一有斬次問余義公義公提然下拜而孫元規頗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金口別有宣諭其客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廳

事上馬以出於甲冑兵戈之閒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於鞍轡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卒之閒言金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真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諫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為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攜貨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

默記

主知不足為慮

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君君即奏臣疾少閒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蓋此意也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洸在真定因侍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洸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勝憤因洸衣衣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洸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馬奏之即倡言洸與其叔利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勸其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煎油拉洸烹之至今都監之解囚不可入蓋洸之冤魄猶在也歐陽叔弼言頃於青州王家見章獻與王沂公親札一紙云曹利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早殺卻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王恪陶滕章敏元發范忠宣美夫三人也王勝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獄問皇祐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以為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校開庫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舉公案尚在據其年月則范公方在慶州待下

默記

主知不足為慮

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申
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
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龍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欲害
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為深讎又起李
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賢力遺宗至世居事
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為次相急令
介甫赴召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焉李之
儀端叔言元祐中為六曹編敕剛定官見斷案李士寧
本死罪判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輩本配流改作
勒停劉瑄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比焉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
凡後宮生皇子主_主子一俱不甯以與內侍張景宗
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為春坊講者後擢用
副高鄭公使北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官
中迹涉可疑當引以為殿帥蓋當同奉使交結有自
爾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爾進擬出
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
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進呼曰爵你太尉茂實恐疑
詣有司以為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也茂實緣此求
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攸頗疎之自知蔡州
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諡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
之至臥內茂實片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
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
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婿此可怪
也

獸記

韓魏公帥定秋青為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
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識其面有溫文也青來
日遂皆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舊
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捕焦用欲誅之
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子階之下
魏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
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
戰灼久之或白總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并誅也其後
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火般家於相國寺殿一日秋
衣衣黃襖子坐殿上指揮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遭
火魏公謂救火人曰爾見秋樞密出來救火時著黃襖
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
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尾可慮出青
知陳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於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
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幸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
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問諫官司馬君實力
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
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問也然則陰謀謀以遂
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楊繪不
當言會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令繪繪云先醇儒
少智未必不為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皆君實純
直受人風指之誤而云耳
司馬溫公慶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爾身乞誅之以謝天
下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後既歸廣
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
元發在墻垣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只我聽得聖語
云臣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只我聽得聖語

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為廣東幕官嘗夢入一僧舍
稍新潔有大榻大題其西壁曰宰相蔡確死於此室既
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
漕檄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
亦如夢也方歎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真新州州無
他僧寺竟居於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絕過人前輩
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為陳守屬伏著中同諸客集於州
之後園時炎曦赫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
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
大食合公大驚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
合復掩關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開合既如言
烘柿四合俱滿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遺眾客
及其家靡不沾足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
是遂疎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
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
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
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
官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
瘡發云蓋北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
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
有取北邊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於聖志之不也就章敏公為先子言
王君辰楊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
試南宮將追省試忽患疾氣昏憤同試相迫勉扶疾以

入既而疾作，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座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搜遍鋪在李案上。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換，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是日程試半是歐卷，半是歐詩。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策二場亦復如此。楊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後李於家廟之旁畫歐公像，事之等父母，以復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彭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為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默記

五知不足齋叢書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墻避之。后時即遣父母家，俄選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實在夢，覽觀幻旋，失惟是學，妙半壁蕭瑟，崎嶇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為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事，多用齊魯郡朴樸生為縣令，而無錫令又皆老之經生也。令聽吏贊簿尉廷趨而端坐於廳，事受之平素，何氣不能堪，徑趨廳事，捧而奮拳痛歐之，踞於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歐死，令矣。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

五知不足齋叢書

羣盜聞尉歐死，大喜，乘節日至邑之草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往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手殺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火并獲，凱旋歸邑。會令家唯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鄆陵，係由此知名。

王荆公於楊真楊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密，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眾人退，獨留荆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況殊偏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飯，荆公唯唯，既出，又使面省官相約飯會甚懇，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為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乃泛謂荆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曰：「晏公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為敵，不能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默記

五知不足齋叢書

王荆公議 按問自首法舉朝紛紛，唯韓持國與公議同。一日晚見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雖與公甫同，因夜來枕上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議也。荆公歎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其來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左有嬰兒啼甚，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之。

錦綉文葆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攜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為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遂知名。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結客歐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於州州奏監罪請實於法，子厚為請富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默記

五知不足齋叢書

神宗遣黃瑄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公待以舊例，常禮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也。我若過禮之茂則歸奏必為入主所窺，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而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且寒，食詔許兩往鎮江展省，兩州遂迎旌旗，船艦官吏錦繡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荆公病愈秀公請於朝許帶人從往省荆公詔許之舟楫衛尾蔽江而下，告街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之。荆公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輪迎於江上，秀公鼓旗艦軸正喝道荆公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也，令罷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於道左遇之。荆公捨轡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元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張繖而日光正滿在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繖就荆公，公曰：「不須若使後世做牛須著與他日裏耕。」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數十丈，已。

五知不足齋叢書

丈砌數段爲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直上薄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入建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既焚盡而碑字缺刻焚損十存一二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繼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部舉循行廟內見損碑頤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作奏書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卻道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賊已默然而去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遺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詣豈斯人也耶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訟訟父之冤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紘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紘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介甫方識之見衆人稱其豪傑乃云

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荆公嘗戲折貢父名曰劉放不值一文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折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六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平荆公大歎而心銜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溫景平景同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與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既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唯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爲省元

石介作慶聖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疎若訥一妖一孽後開夏英公作相夜走歐陽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爲之驚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爲深讎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邊見石介來後卒有投蕃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罷相守兗州力爲保明乃免

徐常待鉉自江南歸朝歷左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鉉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銘告教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

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詰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光祿大夫其階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有誤猶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衆此處似有誤文以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復至富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備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會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體貌況在兵革之際平其來否則在人耳

晏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段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官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爲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鉤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啓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答曰公爲政過猛而又陰探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與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家三輪林百祿爲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貴文度其後果與

默記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日然則官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問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為相除張茂則之子異為閹門使本朝無內臣之子在閹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曰光不敢爭正爾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以汴河上舊省為試院既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榜

默記

既出門則報榜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舉人跨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蹇蹇者聞之即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此雍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聞安世第一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間小吏曰此關雖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觀之皆一窠二室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也

也驚而通者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語仲修且歎村落猶呼曰關雖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與曰賦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之該洽實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往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賦對以賦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付託賦賦今以付壯與也嘆聞此於壯與盡直記其舊

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為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於大江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同載二三舉人盡卻從者上山開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於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認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末之信也相與至佛殿後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尚未生之前也觀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尚書卒一作禮部尚書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適十三年矣

默記

劉琯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庶母王氏一作生母既生琯而出外瑄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琯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開地名彭坡者逆旅樓臺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瑄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又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見日喜神臨如化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瑄雖心喜能知本意而後段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

默記

此村富家其逆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開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日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瑄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媼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問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且每視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繫衣中小紙示瑄因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當為驗之然瑄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給之疑似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瑄瑄猶未信漫往既各細驗之真瑄母也貯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頑絕於村市久之事定因訪日者其見也問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瑄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瑄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瑄任過祠宗鼎膺繁劇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焉曇之母以夏月晝寢於堂而堂堦前井中忽雷電聲震大雲綳有黃龍自井飛出曇母驚起開目見之怖投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曇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滿游不檢一日書媚館曰呂洞賓李教同游曇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尋獲矣教皇窘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聞教妖

術最高言教為謀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為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駭捕獲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其必得教雖言教逐出既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姐館得教所題教與呂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貝州無李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鼎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疊責昭州別駕教妻子女皆誅死今仁宗實錄載此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公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靖若水劉龍圖燁同學賦於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曰師出矣眾問僧何為師道士僧曰學術數於道士三十年矣眾因泛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術精慎毋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來扣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眾問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嶺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意

默記

今日貴人盡在座中眾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當貴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錢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過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忿然以為謬矣日坐中有許多幸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受償必欲問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眾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

默記

客士而延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頭銜之命悉如所言延卿連舉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命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一人者入內閣蓋歡如平生文穆矜歎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貴閣今為丞相出黃扉兩朝驚賢醉中別萬里烟霄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說多才子從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偈曰重日重月榮華必別笙歌前導僊師看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其後錢貳樞府

默記

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中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極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偈乃致仕薨於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僊師是日大寒微霰盈歌乃教葬園傳鼓吹也鄭翰林卿官紆之子也卿雖貧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紆為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僊師高曉張未知勝負置家在京師候召名其母與妻至憂紆從軍未知吉音又憂解仍舊闕於殿試一家屏歎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金鳴聲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為金鳴未定忽岸上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紆書云已被僊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誠實超邁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金鳴蓋有為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嘉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唐之類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聲毅夫既沒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久之湖

南招降得蠻酋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聲音侏儻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監安州酒稅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蝎噬蠱之人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食然光勇終不快意蓋未嘗知中國士大夫常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擲頭輩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豔不知有飲食作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為未始有也猷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驕驢而墜地今果為驢子所落景彝聞而大衛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士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為中丞越次指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籍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默記

喻皓所造開寶塔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盡都人大駭此真天火也祖母為先子言劉原父就有試時父立之為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與郡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雖令似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不得意亦須作第二人來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繼得家書云初考乃狀元為賦中小誤遂以賈黯為魁立之即以

默記

書示郡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賴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獨守城不下其會
祖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丘者奏職既入拜諸司使
開陳橋門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習也
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攜一小女十許歲詣關理產業
事太宗悅之使買之不可得習請必置之遂與銀二笏
往習刀截銀一二兩少塊子此處似有脫文不數日竊至南衙
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藏習夫婦於宮中
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為節度曹後其青州女子終為
賢妃者是也

默記

聖知不足為賢者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召其子皇
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惑次謂彼只少爾但速去來日
方出奏示臣寮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刀

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奏增也
時自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實時就試畢負
魁天下望未放榜開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實因
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已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對見實
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實而實試能
與酒徒飲酒肆間之以手擊案歎曰不知那個衛子華

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
有衛子其朋之言不憚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
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
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
欣然曰若楊實可矣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實方以鄙
語罵時不知自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嘗略語會
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且訟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朴

默記

聖知不足為賢者

之察省試房心為明堂賦楊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
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
所壓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壓卻及察歸亦久不與語
實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公慶歷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
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會家事通嫂婢有子
會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
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辱陽察富人女實有章有
職魏庭堅踰牆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

貴逐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
學士為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
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
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侍同
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
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慶州靖遠正之女非歐生也
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成自慶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
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劄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
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

默記

聖知不足為賢者

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
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
盡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
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頗視之駭曰昭
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
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與公不得安世聞之大
懼竟不敢易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
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
三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

默記

聖知不足為賢者

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然
則二人可謂奇士爾昭明後亦召用而換饒州人終殿
中丞當張獄之與楊開叔外為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
今宋文集中有外書會存之言

歐陽公為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
自大而文簡亦狃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從
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於郊因問歐公所
以外補之由公歎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紳
韓愈令不臺參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

亦大欺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
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
為千牛謁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盈遂匿
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

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
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
能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故曰第不

默記

聖知不足為賢者

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常幕
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則決無患矣既出明
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就國夫
人入內明皇戲問曰何久減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
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
其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藝元獻手書在其甥楊
文仲家其則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
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背言母王氏本官人因禁中火出
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爲藥鋪役人與高
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與以神宗與其母續抱肚爲
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
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雷外非便
宜按正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鼎亦言青果然豈
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
命鼎并包拯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
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安
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爲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

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
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
內逐段事一云蕭固爲廣西轉運使時僞智高未反但
誘聚亡命陰爲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誘說且奏
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開交趾奏下樞密院
難問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
不報固既召歸智高果反破城殺吏大固一方所至騷
然至遣大臣僅免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於固以知吉

默記

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又一云
進士滕甫最能爲省題詩皇祐元年秋甫成功於廣西
時甫廷試西旅來王詩云慈嶺占佳氣艷輝未央最
爲佳句此皆原父親札爾康定中元與上言爲諸羌所
撥不得已請朝廷加一名號宰相大怒即乞削屬籍出
兵加討時惟諫官吳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
加以名號不聽卒致後邊患願與固相類然古今如此
者多矣鄭畋乞與黃巢節度使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父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賈常彝父

同在雍夏月與常露坐見一流星甚大原父驚曰當有
親王爲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爲皇子

趙至忠成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爲翰林學士修國
史著廣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
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妻女皆爲聖宗
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是補之爲北都教習因覽此
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華微
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
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

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數書樂筆傳降王
魏俘會不輸絲至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
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相梁吹落天涯猶並羽
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
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渡江岸良人白馬今誰見
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
教歌遺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蓋驚胡塵
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偏數天河星
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

天已

吳知不足齋叢書

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鶴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
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樵野泣窮年丈夫飄泊
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圭有國時修真風館皆官人
施財刊姓氏於碑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某女
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溪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實者云李國主小周
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
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多宛轉避之又韓
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
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富鄭公猶爲舉子每與公往
來是時膏夫人乳嫗年老不睡善爲冷淘鄭公喜嗜之
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怪而問之乳嫗
云我老不睡每夜聞遠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
以此驗之若如常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嘗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
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饅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
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舉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

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銀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
初許既魁多士其父許琬爲越州知錄往省觀道出杭
州見沈文通召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
金塗雙龍纏之製作精巧光色射人安世見而歎愛且
履日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開福患相
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爲贈
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爲安世所仰一日以示
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一刀

默記

吳知不足齋叢書

焉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寧為此刀親渡海
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歎息驚駭久之安
世間其意士寧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
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
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爾後寂然久之
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既
坐私入官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
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為禍有如此
者

默記

至和不是讀書

先公言與閣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一少年風骨竦秀
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
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
不赴荅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
晚且來且晚且來且晚且來且晚且來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
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
荅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
云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可法欲令兒曹
有所觀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會因事對移桐廬縣丞冬
至夜半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宰未
出坐於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
云兒子不孝某有職事夫將明不可留矣會驚問小史
荅云知縣尋常享祀最早夜來以會客飲酒過多天曉
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為優塞元祐閒貶為散官居
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
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為帥繼 蔡元長久據大權以妖

至和不是讀書

至和不是讀書

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為宮使
雷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一作八受恩雖出
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爾侍方從於今日徽廟大喜甚
有大拜意一日書於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
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
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臨寧有
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
渭濱徽宗收不減作不啻御書一扇一以賜吉甫眾謂
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遂天覺
門人起大獄為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於京師
其命矣乎

賀方回過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為詩詞然所得在善
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
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非
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識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
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荊公司馬溫公趙
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之詞人盡如
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
羞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
微波殘妝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卻掃除淨盡此所謂
倒弄造化手也

默記

至和不是讀書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敘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
長政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
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荷英有姦色公寵嬖之一
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
所愛因究其所從羣婢共言與荷通已久公怒令為藥

婢布衣執藥而已未嘗華也而罪羣婢不能防閑縛而
盡箠之荷英既執藥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
其僧館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獄郡守方
通親鞫而亟斷之杖其背廳事震動而僧不動如山荷
英執藥四十日夜賊申公思之令援曰十二縣君不須
出令荷英依舊伏侍荷英却著舊衣荷英堅不肯著呼
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送之荷英不著好衣不伏侍
相公荷英寧死爾言訖吞氣立死

默記

至和不是讀書

大猿數十章遂使人擒而縛之忽於烏龍山後突出數
千大青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嘗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穎州一日有岐路人獻雞手藝者作踏
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
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衛排軍白
公曰頃嘗出戌曾見此等事但請閣下諸門大索必獲
蓋斯等妖術未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
非衛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視無有最後於馬
院荷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
即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歐陽公作
史紹岷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誦至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制斟酒亦
可穿衫著帶斟酒亦可原句飲酒今婦環侍斟酒亦可
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元此壯士編制斟酒之禮也傳欲
改曰一置茲山之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體
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至和不是讀書

至和不是讀書